

# 沈氏三兄弟

张华

去年陕南的汉阴县建立了三沈纪念馆，这是陕西文化界的一件盛事。其实不仅三沈，榆林的张季鸾、华县的杨钟健、西安的郑伯奇，朝邑（今划归大荔）的张奚若，泾阳的吴宓，名气决不在三沈之下，也都应考虑建纪念馆，以缅怀这些乡贤先哲。

三沈指二十世纪三位文化名人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这兄弟三人倒不是陕西人，而是浙江省吴兴县（今湖州人），却是在汉阴长大的，所以他们建了馆。

浙江人怎么会在陕长大呢？这说来话长。中国封建社会交通不便，安土重迁，不得不离乡背井者主要是三种人：一是服役，孟姜女之夫筑长城是服劳役；诗唐中誓扫匈奴不顾身沦为“无定河边骨”的是服兵役。二是行贾，白居易诗有“商人重利轻别离”之句。三是官员。明清两代有回避制度，地方官不得用本省的人，所以想当个县太爷就得离开本省，所以沈父把家安在邻近条件较好的汉阴县。

沈父来陕西做官的时代是晚清，地点是陕南定远厅，名定远，是因为此地东汉时为定远侯班超的采邑，所谓采邑即皇帝所封的土地。称厅是清代建制、地处荒僻正待开发不具备建县条件者称厅。民国三年撤厅改县，称镇巴县。名字改为镇巴，是因为安徽有一定远县，为避重复。正因为当年定远还极闭塞，所以沈父把家安在邻近条件较好的汉阴县。

沈氏三兄弟都生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年幼即随父来到陕西，二十世纪初去日本留学。三人又都投在日本国学大师章太炎（其时正在日本）门下为弟子，与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朱希祖同门。这些人后来都在北京文化界，被现代评论派称为某籍某系，他们全是浙江人。

## 阅读的机缘

郁建民

一个人的精神饥渴和阅读冲动是十分有限的，我庆幸自己在年少时代曾经有过一段嗜书如命的阶段，结交了《追忆似水年华》、《路遥文集》、《上下五千年》等一见如故的朋友。中国有些家长千方百计限制孩子读“闲书”，使孩子们错过了多少与书为伴的机会。一个人在年轻时没有几本好书打底，一辈子都会底气不足。一个人对一本本书产生兴趣，是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上中学时我至爱的《追忆似水年华》被同学借走而一去不复返，那段时间我就恍惚无助，竟有一种思念的感觉。一个人守着一本好书是智慧和灵感生长的过程。

读书不是投机，一个人心灵空间的大小取决于他的阅读，但阅读存续的过程充满了风雨。生活的压力使不少热爱读书的人不得不投入功利的生活中。在当下这个时代，阅读是一种机缘。人们与一本好书，与一段读书年华擦肩而过，是永远也无法弥补的。趁现在还年轻，从现在开始，把握好自己的读书机缘。

### ■读书乐

## 善待“同行的旅客”

南山侯

美国人很有意思，在一本谈论钓鱼的书中，却温情脉脉地告诫道，如果你吃鱼，要很快和果断地杀死它们——就像你自己的时候也希望来个痛快的一样。如果你放掉鱼，那就快快地放掉，温柔地对待它们，就好像你自己也想以这样的方式被人释放一样。因为我们都是星尘构成的物，跟彼等一样在时空和宇宙里走一遭，万不可没有体恤之心，万不可虐待同行的旅客（保尔·昆特《钓鱼课》）。

如果我是一条能够阅读的鱼，尽管命中注定可能成为人类盘中佳肴，但对保尔先生斯语仍然感激不尽——毕竟其中闪耀着高贵的怜悯之心。当然，我非鱼。可我知道与人类命运休戚相关的，还有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据李晓伟《昆仑山——探索西王母古国》一书披露：青藏高原一带，过去由于原始封闭，人迹罕至，曾是野马、黄羊等野生动物成群自由生活的天堂。但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连营千里大批青藏公路建设者拥进此地，野生动物的末日也就来临了。为了解决施工人员粮食不足，人们的目光遂瞄上了漫山遍野的野生动物。仅一家勘探队几年间就至少猎杀了近千头野生动物，包括野马、野牛、黄羊等。短短几年工夫，野马滩、野牛沟这些曾是野马、野牛的昔日天堂，便只剩下一些可怜的孤零零的地名了。

如果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大量捕杀野生动物，是

### ■读书乐

### 人物春秋

也许是文人相轻的积习使然，对于时下当红的一些“著名作家”和“学者”，我内心是颇不以为然的。每每对于他们动辄“轰动”的宏文大作嗤之以鼻，在他们签名、出镜作秀，崇拜者争先蜂拥之时退避三舍，而且对于那些自得灿烂的尊容报以“白眼”。信奉着谢泳先生那个“三分法”——作者分为文人、学者和思想家的标准，因而视时下的所谓文坛不过一浅薄而“牛圈”气冲天的名利场，诸多热闹喧嚣中一会儿指点江山一会儿充当美评委一会儿鉴赏红木家具一会儿对足球评论头论足忙个不亦乐乎的华威先生们，不过是混迹其中的帮闲而已。因而几年前在书肆里见到李武讯几本小说，随手翻过依旧物归原处，充其量在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陕西文坛又有一个弄文学的。

正视李武讯是一两年间的事。

我平生有一陋习，到别人家造访，常常不拘关系亲疏、主人乐意忙闲，就登堂入室到人家书房或书架前扫描一番。朋友王君系我20年前在政府干事时的同事，前年偶然重逢谈得投机便隔三差五走动起来，知我在编《时政周刊》常将看到的佳作送来，希望转发引起更多读者的阅读共鸣。于是又在王君书架发现有几本李武讯的集子，王君告我此人是你长安乡党，云云。我历来遵循“亲不亲，故乡人”之说，但未以为然；后来王君聊起他当年插队就住在李家，与李武讯同吃同住同劳动五六载，李家人很是厚道实在，而李武讯打小爱好文学，属于地道的民间写作。因此对李陡增几分亲切感。

尽管如此，正如杨绛所言：吃鸡蛋何必非要看见产蛋的老母鸡，王君几番想引见我认识李武讯，我因忙实际上还是积习难改的原因与他仍为陌路。直到乙酉年春节过罢，他的新作《雪落豹子沟》举办首发式，朋友相邀算总睹这位乡贤的风采。

没有公款支撑的那种冠冕堂皇、大张旗鼓，由几个朋友帮忙操持的首发式，设在西安菊花园巷内一个小火锅店内，来宾们除几位

## 农人·狂人·实在人

郁文

也许是文人相轻的积习使然，对于时下当红的一些“著名作家”和“学者”，我内心是颇不以为然的。每每对于他们动辄“轰动”的宏文大作嗤之以鼻，在他们签名、出镜作秀，崇拜者争先蜂拥之时退避三舍，而且对于那些自得灿烂的尊容报以“白眼”。信奉着谢泳先生那个“三分法”——作者分为文人、学者和思想家的标准，因而视时下的所谓文坛不过一浅薄而“牛圈”气冲天的名利场，诸多热闹喧嚣中一会儿指点江山一会儿充当美评委一会儿鉴赏红木家具一会儿对足球评论头论足忙个不亦乐乎的华威先生们，不过是混迹其中的帮闲而已。因而几年前在书肆里见到李武讯几本小说，随手翻过依旧物归原处，充其量在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陕西文坛又有一个弄文学的。

正视李武讯是一两年间的事。

我平生有一陋习，到别人家造访，常常不拘关系亲疏、主人乐意忙闲，就登堂入室到人家书房或书架前扫描一番。朋友王君系我20年前在政府干事时的同事，前年偶然重逢谈得投机便隔三差五走动起来，知我在编《时政周刊》常将看到的佳作送来，希望转发引起更多读者的阅读共鸣。于是又在王君书架发现有几本李武讯的集子，王君告我此人是你长安乡党，云云。我历来遵循“亲不亲，故乡人”之说，但未以为然；后来王君聊起他当年插队就住在李家，与李武讯同吃同住同劳动五六载，李家人很是厚道实在，而李武讯打小爱好文学，属于地道的民间写作。因此对李陡增几分亲切感。

尽管如此，正如杨绛所言：吃鸡蛋何必非要看见产蛋的老母鸡，王君几番想引见我认识李武讯，我因忙实际上还是积习难改的原因与他仍为陌路。直到乙酉年春节过罢，他的新作《雪落豹子沟》举办首发式，朋友相邀算总睹这位乡贤的风采。

没有公款支撑的那种冠冕堂皇、大张旗鼓，由几个朋友帮忙操持的首发式，设在西安菊花园巷内一个小火锅店内，来宾们除几位

新闻界同仁外，没有一个政府和文化界要员，文友们大都属业余作者，个个衣着俭朴甚至有些寒酸，显系来自乡下。几十号人依长椅、短凳随意而坐，服务员则递过一玻璃杯淡茶，小说的责编小蒋大侃小说的“突破”，听众或笑或叫，半晌却不见李武讯的踪影。

待有人将人窝中身穿牛仔便装的李武讯拽上台来，方知刚才在门口忙活的那位关中汉子竟是今日的主角。若非一头向后卷的长发和眼镜，其兵马俑式的扮相与任何关中精明的农人和企业师傅无异。后来得知实际上他迄今还确实是一个农人——户口仍在长安，只是放下锄头，完全靠写作为生。

也许是身处体制外，他的讲话没有惯常作家的扭捏和作派，除了感激大伙“促狭”（长安土话衬托关照之意）外，谈起文学一口土腔直抒狂言：

作家需要读者，不需要头衔；

读者需要作品，但不需要“作家”；

我为中国文学的严重滞后而悲哀，为中国作家的“乐不思蜀”而脸红。

最使人感到“震撼”的是“如果上天恩赐，我将倾注生命和灵魂去冲刺诺贝尔文学奖”。

狂是够狂，愣是够愣的。但一番了解下来我却不敢再存轻薄之念了。生于1958年的这位农家子弟，在辛劳谋生不依赖任何官饭情况下，已出版长篇小说《南山草》、《黄土魂》、《厚土高天》（上下）、《冰雪儿》（上、下），另有散文集《飘逝的爱》、电视剧《黄河作证》等等，他的长篇动辄五六十万言，历时五载三易其稿上下两大卷的《雪落豹子沟》洋洋竟达100万言，其小说风格还不断创新，比如这部新作就运用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手法。一部长篇即达百万言者就笔者所知在陕西尚少有出其右者。文学之优劣虽不以长短来品评判，李武讯的作品也自待方家鉴定赏定，但在诸多文人视作品为敲门砖的时代，仅以五年不辍三易其稿百万言的劳作，就只有视文学为生命的“傻子”。

■书籍品评

## 书中有趣

薛海春

闲暇无事而览群书。无意间发现或中外或古今，无论何种书刊杂志，大多隐含一个“义”字。

与此同时，媒体频频惊呼“两河”（黄河、长江）源头地区生态恶化严重！由草原退化、土地沙化催生出的沙尘暴近年也成“常客”！（资料称：目前我国有267.4万平方公里土地已经荒漠化，占国土面积的27.9%）。国人虽有“健忘”毛病，但那场SARS疫情留下的黑色记忆，想来还历历在目吧？尽管现在专家们已把这场灾难元凶锁定为果子狸，但我们是否也该从中反省某些饮食陋习？大自然已经给予人类比其它动物多得多的食物，倘若贪欲不止，肆意掠夺、虐待与人类生命“同行的旅客”（野生动物们），自是难免要遭老天报应了。

### ■读书随笔

在今年央视春节晚会上，聋哑演员们的《千手观音》是最成功之作，央视新闻评之曰“美伦美奂”；元宵节西安放烟火，翌日央视新闻又评之曰“美伦美奂”。此成语虽有两“美”字，但用在这里就显得不伦不类。在不少场合，本不该用“美伦美奂”的，也多有用错的，实为遗憾。美伦美奂，语出《礼记·檀弓下》：“晋献文子成室，晋大夫发焉，张老曰：‘美哉轮焉，美哉奂焉！’”轮高大，奂色彩鲜明。全句意思是说：“多么美呀，真够高大的；多么美呀，真够光彩夺目的。它形容高大美观，多用于赞美房屋高大华丽。”

## 美伦美奂

### ■原来如此

自改革开放以后，生活显著改善，过春节一年更比一年好。抚今追昔，使我想起了那个“独在异乡为异客”过春节的凄凉情景。

鄙人是1965年调到商南县农业局任

的，1966年腊月，在“一月风暴”中被群众组织夺了权，靠边站了。被安排到军管组农

业办当差。当年引进的玉米双交种收成不好，

许多地方的群众要求政府赔偿。县领导派我同

几个干部下乡“扑火”，并允诺我腊月24以后

再回家过年。

谁知老天

爷专门跟我作

对，24日就下

起了鹅毛大

雪，城后的双

尖山成了皑皑

银山，公路成了积雪尺余的银带，街上的行人

不时滑倒。

在这种恶劣的气候下，迫使开往西

安的唯一的一辆车（卡车）停运了。

那时的交通状

况令人难以想象的。

我在镇安与山阳

交界的坪镇，虽然离商南不到三百公里，回一趟家就得四天。第一天到西安（商县至镇安无班车），当晚只能买隔日的车票，第三天到县城，第四天步行50公里才能到家。这样，我就只得在商南孤苦伶仃地过年了。

除夕这天，远路的职工早走了，家在县城

附近的职工不见踪影了，偌大的县政府大院只

剩下我与炊事员两个人，沉寂得再不能沉寂了。吃“团圆饭”时，那种排长队打饭的热闹场景不见了，只有我单影只来到机关食堂，交了粮票和代币券，炊事员给我盛了饭菜。现在也记不清菜名了，反正是清水煮萝卜、醋溜白菜之类，顶多有二大肉也就好了。大师傅的厨艺本来不错，但我心中好像打碎了“五味瓶”，压根儿尝不出菜的味道来，胡乱扒了几口饭，就匆匆离开了。

我回到宿办合一的房子里，头脑一片空

白。随手取下

挂在墙上的

京胡，调了调弦，便自拉自唱起来。

当时心烦意乱，胡

拉乱扯地都唱了些啥记不清了，但有两出戏是一定唱了的。一是《苏武牧羊》中的“汉苏武牧羊在北海外……”二是《坐宫》中的“杨延辉坐宫院自思自叹……想老娘不由泪洒胸前，眼睁睁高堂母难得见，儿的老娘……”唱到这里，我眼睛湿润了，喉咙哽咽了。

父亲去世了，家里尚有年逾古稀的老母

亲，还有贤妻及三个不满十岁的儿女。

每逢佳节倍思亲”，他们在吃“团圆饭”时缺了我这个

主心骨，肯定也是以泪

洗面、食不甘味的啊！

### ■如烟往事

拉乱扯地都唱了些啥记不清了，但有两出戏是一定唱了的。一是《苏武牧羊》中的“汉苏武牧羊在北海外……”二是《坐宫》中的“杨延辉坐宫院自思自叹……想老娘不由泪洒胸前，眼睁睁高堂母难得见，儿的老娘……”唱到这里，我眼睛湿润了，喉咙哽咽了。

父亲去世了，家里尚有年逾古稀的老母

亲，还有贤妻及三个不满十岁的儿女。

每逢佳节倍思亲”，他们在吃“团圆饭”时缺了我这个

主心骨，肯定也是以泪

洗面、食不甘味的啊！

拉乱扯地都唱了些啥记不清了，但有两出戏是一定唱了的。一是《苏武牧羊》中的“汉苏武牧羊在北海外……”二是《坐宫》中的“杨延辉坐宫院自思自叹……想老娘不由泪洒胸前，眼睁睁高堂母难得见，儿的老娘……”唱到这里，我眼睛湿润了，喉咙哽咽了。

父亲去世了，家里尚有年逾古稀的老母

亲，还有贤妻及三个不满十岁的儿女。

每逢佳节倍思亲”，他们在吃“团圆饭”时缺了我这个

主心骨，肯定也是以泪

洗面、食不甘味的啊！

拉乱扯地都唱了些啥记不清了，但有两出戏是一定唱了的。一是《苏武牧羊》中的“汉苏武牧羊在北海外……”二是《坐宫》中的“杨延辉坐宫院自思自叹……想老娘不由泪洒胸前，眼睁睁高堂母难得见，儿的老娘……”唱到这里，我眼睛湿润了，喉咙哽咽了。